

纳西老宅里的长征回响

◎ 李仲

在丽江古城新华街的一座纳西族老宅前，我久久驻足。“红军长征过丽江指挥部纪念馆”——红色匾额上的金色大字，将我的思绪带回1936年4月的那段峥嵘岁月。贺龙、任弼时……一位位红二、六军团的领导人，仿佛正从老宅前的小路蜿蜒而上，一位纳西族老者将他们迎进了宅院。

走进纪念馆，我仿佛看到贺龙与那位老者正在亲切交谈，一座雕像定格了九十年前的瞬间。老者叫和庚吉，是丽江纳西族最后一位进士，德高望重。红军到达丽江县城之前，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，百姓人心惶惶，许多人逃离了家园。正是和庚吉站出来，根据自己多年来对时局国事的了解，反复告诉大家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正义的政党，有自己的纲领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，是关心劳苦群众的部队，不会乱杀人，我们应该欢迎才是。在和庚吉的倡议与带动下，丽江百姓用最隆重的礼节仪式，在玉龙锁脉寺和东元桥头摆上香案、献上供品，手持写着“欢迎义军”字样的彩旗迎接红军。这般热烈的场景，深深感染了长途跋涉的红军。时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二团团长的黄新廷曾深情回忆：“我们前卫部队到达丽江时，丽江数百名群众代表在城南东元桥‘接官亭’欢迎红军……这是部队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后，在新区第一次见到这样鱼水交融、军民团结的盛大场面。”

而和庚吉，更是将这座宅第腾出来，用作红二军团指挥部。

在展厅内，有一幅巨大的红军长征路线图。那些读来熟悉的地名——桑植、黔东、石阡、盘县、富民、鹤庆，被红二、六军团的足迹串联成一条蜿蜒的征程，指向了滇西北的丽江。讲解员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：“1936年4月24日，红二军团先头部队进入丽江古城……”红军进城时，一位纳西族大娘挑着一桶水，在路边招呼红军战士解渴。战士们喝完水，给大娘留下几个银毫子。红军进入县衙，打开监狱大门，释放了48名被关押的劳苦群众，又请来铁匠，为7名戴着脚镣的难友卸下镣铐，带他们理发修面，还把从官僚、土豪劣绅家没收的衣服和钱财分发给贫苦百姓。

从4月24日红军踏入丽江古城，到28日大军全部渡过金沙江，前后不过五天四夜。停留虽然短暂，但留下的爱民故事却数不胜数。红军住在年新民家时，见他家缺衣少食，晚上睡觉只盖一床粗糙的破羊毛毡，便在他入睡后，给他盖了一床棉被和一床棉毯。在一盏马灯前，讲

解员讲述了一段故事：“当时住在李瑞泉家的红军与李家人结下浓厚情谊，红军战士开拔时，便将一盏马灯送给了他。红军的马灯在漫漫长夜中照出前路，也照见人心，李家人知道马灯的分量，一直精心保存，最终捐献给了云南省博物馆。”

生活在丽江的百姓，从红军身上感受到了胜利亲人的温暖，也同样用满腔热忱帮助红军。一幅板画讲述了纳西族青年桑乐天的事迹。被解救出牢房的桑乐天，到处请人为红军赶制军用品、制作船筏，还亲自为红军做向导，带领红军渡过金沙江，深入中甸。这段峥嵘岁月，桑乐天一生铭记。回首往事，他曾说：“不是我带红军的路，而是红军为我带了路。”朴实的话语，也是当年丽江百姓的共同心声。

桑乐天只是众多拥军百姓中的一位。得知红军抢渡金沙江前需要筹措粮草，百姓纷纷响应。很快，34个裁缝师傅带着17部缝纫机汇聚到一起，集中为红军昼夜赶制衣帽、粮袋。桑乐天曾向侄孙桑增光讲述过当时的情形，缝制军帽最难的是剪红五星，开始大家费尽心思，剪不出规则的形状，在红军战士的指导下才掌握了要领，将布提前折叠，一剪子就剪出好几个五角星。

行走在展厅中，展品“滇票”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？只听讲解员娓娓道来：“红军到丽江时，手里还有不少云南地方货币‘滇票’，但渡过金沙江，进入藏区就不能在市面上使用。把剩下的‘滇票’兑换成银元，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。”当地商会知道后，把有兑换能力的商户都组织了起来，最终帮助红军兑换了一包包被封得严严实实的银元，足有两大簸箕。

从展厅返回天井，一抬头就能看到写有“退园”的匾额。当年和庚吉退出一切公职，以“退园”避世，但在红军到来时，抱经沧桑的他却挺身而出。想必他对共产党、对红军寄予了无限希望，而历史也没有让他失望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，85岁高龄的和庚吉挥笔写下一副对联：创前古未有之新中华，英雄时世；扩养生大同于遥远邑，衽席苍黎。

离开纪念馆，我走向了古城的中心——四方街。曾经，红军在这个广场上发动群众。如今，许多纳西族老人围成一圈欢快地舞蹈，并不断邀请身旁的游客加入。看着那越转越大的舞蹈圈子，似乎有“1936”的印记在流动，历史与现实有了交叠。那句“不是我带红军的路”，也伴着纳西族民乐，在这片土地上久久回响。

(作者单位：国华投资山东分公司)



星火照新途

◎ 郭海

抽屉里那枚铜色斑驳的长征纪念章，是爷爷留给家里最厚重的念想。纹路早已被岁月磨得柔和，可每当指尖抚过，仿佛能听见湘江的浪、岷山的风，看见寒夜里跳动的篝火，和永远向前的脚步。今年是长征胜利九十周年，回望那段二万五千里的征途，我渐渐懂得：伟大的精神从不会随时间褪色，它像一束绵延的星火，历经岁月风雨，照进我们脚下的新征程。

长征于我们这代人而言，起初是课本里的故事，是纪念碑上的文字，是雪山草地上的艰难跋涉、是绝境之中的永不言弃、是为信仰不畏万难的赤诚。那时候总觉得，那样的峥嵘岁月离我们很远。直到真正走进一线岗位，看见身边无数普通人的坚守与奔赴，才恍然明白：长征的火炬从未熄灭，只是换了时代、换了战场。

新时代的长征路，没有枪林弹雨，却同样有险滩难关；没有草鞋干粮，却同样需要啃硬骨头的勇气。在乡村振兴的山道上，驻村干部踩着泥泞进村入户，把产业带上山，把新路修到家，让曾经闭塞的山村飘起欢声笑语，他们脚下的路，是当年红军为民初心的延续；在工矿转型的厂区内，技术人员扎根一线攻坚克难，让黑色矿山长出绿色生机，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的活力，他们攻坚的身影，是当年红军敢闯新路的写照；在无数平凡的岗位上，有人守着灯火值班、有人顶着烈日奔波、有人默默深耕在自己的领域，把每一件小事做好，把每一份责任扛稳，这些细碎的微光，汇聚成了新时代最动人的星火。

我曾回到老家的山村，看见曾经坑洼的土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路，顺着山势盘向云端；曾经撂荒的坡地铺满了光伏板，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；村里的老人领着养老金坐在村口唠嗑，新建的校园里传来孩子的读书声。村支书说，为了修这条路，引这个项目，大家熬了无数个夜，碰了无数次壁，可没人说过放弃。那一刻我忽然想起爷爷讲的长征故事——当年先辈们翻山越岭，为的就是让后人能过上这样的日子；而今天我们跋山涉水，就是把先辈的愿景一步步变成现实。这就是跨越九十年的传承，这就是长征精神最好的诠释。

时光缓缓向前，变的是沿途的风景，不变的是向前的脚步；变的是时代的命题，不变的是信仰的方向。长征从来不是一段凝固的历史，而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，它不只是陈列在纪念馆里的展品，更是活在每一代人身上的力量。当年先辈扛着红旗出发，为的是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；今天的我们带着初心前行，为的是民族复兴、万家安康。路途不同，底色相同；光景不同，初心相同。

星火绵延，新途有诗。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回望，二万五千里的征途早已化作民族的精神底色，而我们这代人，正踏着先辈的足迹，奔赴更壮阔的征程。

(作者单位：平庄煤业老公营子煤矿)

赣江的晚风

◎ 方强

赣江的晚风
吹过九十年前的霜雪
我听见草鞋的足音
在大地深处种满星群
湘江的流水依旧奔腾
皑皑雪山压弯战士的脊背
拉成一柄倔强的长弓
利箭穿破层层云层
点亮吴起镇破晓的黎明
茫茫草地掩埋无数姓名
却埋不掉滚烫不屈的骨头
今日我静静立在江畔
望见窑洞灯火岁岁长明
长征从来不曾走远
融进代代中国人不肯弯折的脊梁
晚风里又听见草鞋踏过皎洁月光

(作者单位：吉林江南热电公司)

长征，属于我们每个人

◎ 邓凤影

它就藏在每一个普通人的选择之中——是立足本职的恪尽职守、是知责尽责的默默付出、是把小我融入时代洪流的抉择。岗位不分高低，力量不论大小，千万普通人的一腔赤诚汇聚到一起，就会成为托举国家不断向前的磅礴力量。一个民族能够生生不息，不靠一代人的舍身拼搏，而靠红色精神代代赓续。倘若丢失了百折不挠的骨气，淡漠了心怀家国的情怀，再富足安稳的生活也会缺少精神根基。唯有千千万万的我们，把长征精神内化于心，受挫而不颓，平凡亦有担当，将个人追求同祖国和人民的需要紧紧相连，民族方能历经风雨而不屈，祖国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二万五千里的远征早已写入史册，但长征永远在路上。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，便是对历史最好的铭记，亦是我們交给时代的答卷。

(作者单位：吉林双辽公司)

碎、生灵涂炭，个人的悲欢得失便放在了身后。前路迷雾重重，处处是生死险境，他们依旧义无反顾地向前。支撑他们熬过饥寒、扛过磨难的，不是凭空而生的勇敢，而是心底最朴素的期盼：盼家国不再沉沦，盼百姓能得安宁。无数先辈以血肉为路，用牺牲换来了民族生存的微光。

时代的战场早已变了模样，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，就在脚下。人的一生，总会遇见属于自己的“雪山草地”。或许是工作里难以攻克的难关，是生活中猝不及防的挫折，是努力过后依旧碰壁的困顿。所谓不服输，不是莽撞的争强，而是遭遇坎坷不轻易妥协，历经挫败仍不肯躺平放弃。不必人人都要做出惊天动地的功绩，在自己的岗位上沉下心，遇困难敢啃硬骨头，身处逆境依旧坚守初心，就是普通人对长征精神最真切的践行。

而这份坚韧，底色就是“家国”。家国之任，重于泰山。

于都河畔再出发

◎ 黄一麒

中国命运的选择。今天的青年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，面对同样需要勇气和担当的时代命题。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，在创新创业的浪潮中，在边防哨所的月光下，年轻的身影正在书写新的长征故事。他们或许不曾亲历战火，但他们的血脉里，流淌着同样的红色基因。

于都河的水流向远方，汇入赣江，汇入长江，奔向大海。1934年踏上远征的那支队伍的脚步声，早已融入了新时代的铿锵足音。长征精神从未远去，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在每一个需要担当的时刻，在每一个需要坚守的岗位上，悄然显现。

当晨曦照亮于都河面，映出两岸崭新的楼宇和穿梭的车辆，历史和现实仿佛在这一刻交汇。那条河知道，1934年从于都出发的那支队伍，他们的理想正在变为现实。而今天的我们，正站在新的渡口，奔赴新的征程。

(作者单位：江苏工程技术公司)

于都河的水，依然在流。

1934年10月的秋夜，红军将士就是从这片河滩上出发的。河上没有桥，百姓们拆下自家门板，搭起浮桥。那星夜渡河的壮举，承载了一支军队的生死存亡，也承载了一个民族最深沉的嘱托。如今，于都河畔立着一块石碑，碑上刻着一句话——“长征精神永放光芒”。河水奔流不息，石碑静默无言，仿佛在向每一个路过的人诉说着什么。

那支队伍走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要去哪里，要走多久。他们翻越了二十余座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雪山，穿越了茫茫沼泽草地，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战士倒下。可就是这样一支衣衫槛褛的队伍，硬是在绝境中走出了一条生路，走出了民族的希望。支撑他们的，是一个朴素的信念：跟着党走，就有出路；为老百姓打天下，就值得拼命。

湘江战役后，中央红军从八万六千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。冰冷的数字背后，是无数无名烈士的忠魂。一名叫刘志海的战士冻死在党岭山上，战友掰开他紧握的拳头，里面是一张党证和一块白洋。他至死都记得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。管饭食的饿死了，管寒衣的冻死了，有力气的累死了——这看似悖论的背后，是红军将士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，把危险留给自己的无私选择。

正是这种选择，让“半条被子”的故事有了最温暖的注脚。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，三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

中，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。老人后来常说：“什么是共产党？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，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。”这句质朴的话，道出了长征精神的底色，也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“能”。

烽火远去，山河换新颜。当年的于都河上架起了新桥，当年的沼泽草地变成了丰饶牧场，当年的雪山脚下通了公路。但长征精神没有随着硝烟散去而褪色：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，多少同志将生命定格在了扶贫路上；他们何尝不是在走新的雪山草地？在科技攻关的实验室里，无数科研人员十年磨一剑，他们何尝不是在攻克新的“娄山关”“腊子口”？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，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。今天的长征，不再需要翻越雪山草地，但依然需要翻越思想上的“雪山”、跨越改革中的“草地”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，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，关键核心技术遭遇“卡脖子”瓶颈，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爬坡过坎的考验，无一不是新的“娄山关”“腊子口”。不同的是战场，相同的是那股不怕牺牲、排除万难的顽强意志。

遵义会议会址的墙上挂着一幅当年会议代表的合影。那些年轻的面孔，在历史的暗夜里作出了改变

